

世界名画《奥菲莉娅》领衔，浦东美术馆开馆展“光：泰特美术馆珍藏展”引人关注 打卡全新艺术地标享“光”之盛宴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上海小陆家嘴尖，寸土寸金的城市C位，白麻花岗岩包裹着的浦东美术馆新近落成，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仿若一方傲立于江畔的雕塑，沉静而富于诗意。与建筑同等惊艳的，是今天将同时开幕的四大开馆展，包括“光：泰特美术馆珍藏展”“胡安·米罗：女人·小鸟·星星”“蔡国强：远行与归来”，以及蔡国强特别为中央展厅打造的大型奇观装置《与未知的相遇》。其中最让艺术爱好者肾上腺素加速分泌的，当属泰特美术馆珍藏展上的“光”之盛宴。它所带来的，不仅是西方艺术史长河众多以“光”为名的“顶流”作品，也包括以策展讲好艺术文化故事的启示——这是一束更具穿透力的光，或将照亮申城未来的文化艺术供给，让其折射出更丰富多元的色彩，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美与思。

从透纳、莫奈到埃利亚松，百余件珍藏展示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如何捕捉光、驾驭光

英国泰特美术馆与上海的渊源不浅。2018年，亮相上海博物馆的风景画主题展览“心灵风景：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藏展(1700—1980)”，创下该馆特展有史以来观展人数纪录。这一次，泰特带来的百余件珍藏，更勾勒出两百余年间的西方艺术史。有别于集锦式呈现，此次展览选择以“光”作为关键词串联众多展品，从浪漫主义画家对光影的驾驭、印象派对光线的直接描绘、20世纪初的实验摄影，一直到当代艺术中以光为媒介打造的沉浸式环境，展示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如何运用不同材质探索自然界和人造环境中的明暗、冷暖的对比，驰骋于科学和想象力的领域，尝试捕捉转瞬即逝的光影效果，驾驭光触达的情绪。对于登陆浦东美术馆的这一泰特展而言，以“光”为名，再贴切不过。一方面，这一大跨度的展览，在由让·努维尔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的明亮、宽敞的建筑空间中展开。“出品”过阿布扎比卢浮宫博物馆的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让·努维尔，频频将光线化作为一种基础的材料，用到极致，而浦东美术馆正可谓这一理念的鲜活载体，其形态随时由光线的四时变幻而异。另一方面，以对光与色出神入化的表达而扬名艺术史的英国国宝级艺术大师威廉·透纳，在泰特美术馆举足轻重——该馆收藏了透纳颇多代表性作品，一年一度举办的英国最具影响力艺术奖项“透纳奖”也以透纳命名。此次展览中出现年代最早的那束光，来自雅各布·莫尔创作于1787年的油画《大洪水》，暗黑背景中闪烁的这束光，象征着大自然的力量，痛苦中的希望。透纳的一组画作如



“光：泰特美术馆珍藏展”展览现场。本报记者袁婧摄。米莱油画作品《奥菲莉娅》。制图：李洁

哈默肖油画作品《室内：地上的阳光》。

《光与色（歌德理论）——洪水灭世后的清晨——摩西写作（创世记）》和《阴霾与黑暗——洪水灭世之夜》，将冷色和暖色、明和暗对立起来，捕捉瞬息万变的气氛效果，探索对比鲜明的情感联想。光，可谓构成了不同时期不同艺术流派的点睛之笔。汹涌乌云笼罩下的大教堂，被重新的太阳照亮，这是康斯特勃尔名作《由草甸瞭望索尔兹伯里大教堂》，这位艺术家是英国最伟大的风景画家之一，最擅长以纯朴的现实主义自然观向人们展现明净的大自然。印象派热衷于捕捉大自然之下光与气氛营造出的短暂效果，此次展出的莫奈《埃普特河岸的白杨树》，就是其众多该题材作品中的一幅，描绘了从大自然中得到的稍纵即逝的瞬间印象。很多抽象绘画可被理解成动态光的一个个被凝固的瞬间，例如莫霍利-纳吉的《K VII》、布里奇特·莱利的《娜塔莉》、约瑟夫·阿尔伯斯的《向正方形致敬：辐射》等均不见具体的光线，画面的律动却无不让人惊异于画面与光之神之契合。

有意思的是，展览中还穿插了不少颇具具体质感与互动性的展品，丰富着人们对于光的艺术的理解。例如，有一整个展厅集结的是描绘日常家庭环境中室内光的一组绘画，维尔赫姆·哈默肖《室内：地上的阳光》即定格了一缕透过窗户照射在地板上的阳光。这个展厅被特别铺上一张硕大的地毯，这竟然也是一件展品，其中央的图案正呈现出透过一大一小两扇窗户外投射进来的光影，让人不免产生这样的错觉：这究竟是现实世界的光还是地毯上凝固光线的图案？利·罗德创作于1975年的《光旋律》，以交错的投影使穿过这片空间的光束具有雕塑般的质感，身处其中的观众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在光束中的动态轨迹即时投影在了大屏幕上。悬挂式雕塑《星尘微粒》由埃利亚松创作于2014年，每位观众眼中的这件作品都可能是不一样的。这是因其外观会根据照明条件和观看者位置而改变，部分反射的滤光玻璃板还会捕捉光并反射周围环境。

镇馆之宝米莱《奥菲莉娅》来沪，揭秘画中人何以成为西方艺术界最知名的形象之一

泰特美术馆此次带到浦东美术馆的，还有一件镇馆之宝，那便是前拉斐尔画派巨匠约翰·埃弗里特·米莱创作于1851至1852年间的《奥菲莉娅》。它被特别安排在位于一楼最为黄金位置的一整个展厅，与近20件与之相关的展品一起，构成此次特展令人大开眼界的“展中展”。以米莱为代表的前拉斐尔画派，直接从生活中取材进行创作，尤其注重捕捉光的效果。这件展品固然贴合“光”的主题，但这个展中展意欲展示的，显然不止于此——它更让人们看到穿越时空的一束文化之光、艺术之光。米莱的《奥菲莉娅》，描绘的是莎士比亚最伟大的戏剧之一《哈姆雷特》中女主角奥菲莉娅的故事，她身着盛装，跌入一条铺满鲜花草木的溪流里，永远地睡着了。这是故事中唯一一段平静、超脱的情节，这幅画尤其透出一股与众不同的忧郁诗意，奥菲莉娅仿佛即将飘向未知的秘

境深处，画中出现种类繁多的花卉草木，而每一种都蕴含着隐秘的信息——米莱善于用自然界的象征主义丰富自己画作的每一个细节。例如，倚靠在奥菲莉娅身上的垂柳，象征着单相思，身边漂浮的粉色玫瑰和河岸上生长的白色野蔷薇，象征着青春、爱情和美丽；画前景的毛茛，象征着哈姆雷特对奥菲莉娅的忘恩负义；画面边缘附近的早春紫兰，与欲望联系在一起。米莱着手创作这件作品时，年仅22岁。夏天开始的一连五个月，他坐在萨里郡的霍格斯米尔河畔，画下自然中的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朵涟漪。冬天来了，他画起了画面的中心人物。这位女子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那便是年轻的诗人兼艺术家席黛尔。一连多日，席黛尔作为模特在浴缸里摆好造型，米莱支起画架，在一旁观察她的发丝在水中漂浮时产生的变化，银色裙子上闪光，每一根睫毛，画画时，据说为水保温的烛火一度熄灭，席黛尔因浸在冰冷的水里而患上严重的疾病。米莱笔下的这位奥菲莉娅，最终成为西方艺术界最知名的形象之一，影响了其后的绘画史，也影响了直到今天的影视界和时尚圈。而这个展中展不仅呈现这幅伟大的原作，更置于五个相对独立空间的近20件相关展品讲述其背后的故事，其中包括《奥菲莉娅》草图及放大的多个局部、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第一版、威廉·霍尔曼·亨特笔下的米莱、丹尼尔·麦克丽斯《哈姆雷特》中的戏剧场景等，一段6分钟的影像还特别聚焦《奥菲莉娅》的原型席黛尔，揭秘她与奥菲莉娅冥冥之中命运的交叠。

让红色音符在不断演绎中扩大影响力 上海交响乐团四部委约新作试水版权开放

本报讯（记者姜方）“这些年，全国各地都有委约新作诞生，可不少交响乐在演过一次两次之后便封尘过。为了避免其中的佳作因缺少演出机会而被埋没，我们希望鼓励更多人来演绎它们。”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不久前宣布，开放《中国颂》《父辈》《逐浪心潮》《我们一起奔向大海仰望星空》四部主旋律委约作品的两年版权。全国的业余乐团和非专业团体均可联系上海交响乐团获得四部作品的乐谱，且在排演过程中无需支付任何版权费用。

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六家国内乐团向上海交响乐团发来邮件，联系这四部作品的乐谱事宜。六家乐团分别是大同市歌舞剧院交响乐团、重庆民族乐团、福工交响乐团、中国民航大学管弦乐团、大连城市国际交响乐团和中国爱乐青少年交响乐团。据介绍，这次开放两年版权的四部作品，是上海交响乐团庆祝建党百年的最新委约作品，也是此前上海发布的首批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的39项重点文艺创作项目中的作品。贾达群、于阳、郝维亚、杨帆，四位不同代际的作曲家，将他们的个人视角及感悟与时代背景相结合，用音乐诉说信仰、初心与理想。

为了扩大这四部“上海出品”新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让红色音符在不断演绎中得到更多流传，上海交响乐团在艺术创作和演出机制上进行了很多探索，比如群体创作、片段试演和多地巡演等。随着此前的全国红色巡演和上海红色驻演圆满落幕，四部新作已多次奏响。这之后，该如何多次奏响“上海声音”进一步传到更多地方？根据上海交响乐团和四位委约作曲家签署的合同，上交享有这四部作品两年内的专有权，现上交将这四部作品在这两年内的演出权开放给全国的团体。

此次上海交响乐团试水版权开放的举措，得到了四位作曲家的支持。他们每人专门录制了一段小视频，呼吁全国的乐团来演出。本着为各家乐团提供良好版权开放服务、为作曲家提供良好版权管理的工作原则，上海交响乐团已对外公布了乐团票务部门的联系方式，已收到近20封邮件，其中不仅有想要获得乐谱进行演出的乐团，也有对乐谱本身感兴趣的音乐学院师生和乐迷。除此之外，上海交响乐团还把这四部作品之前的演出录音，陆续放在上海交响乐团数字音乐厅上播出，供大家收听。在不久后开幕的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期间，学生节日乐队作为MISA孕育出的学生演出团体之一，就将上演杨帆的《父辈》，实现音乐精神传承。“我们鼓励不同的演出团体演奏自己喜欢的作品段落，并通过短视频形式传播，让更多人听见‘上海声音’。”周平说。



《守岛人》：老派的电影讲老派人物的故事

■本报记者 柳青

看取材于“人民楷模”王继才真实故事的电影《守岛人》的第一印象，是它的老派。它不刻意追求时髦，叙事稳重，视听工整，整部电影的观感就像它刻画的主角，透着内在坚韧的古朴气。电影质感的老派，与主角王继才和王仕花的老派，或许是相得益彰的。王继才初上开山岛是在1986年，到2018年他因病猝逝在守岛人的岗上，他靠着因陋就简的条件坚守边防孤岛32年。《守岛人》的叙事覆盖主角一生的事业，时间跨度32年，对于电影制作而言，处理这样漫长的时间线是很棘手的。编剧和导演出人意料地淡化了时间的痕迹，孤岛和守岛的人被孤悬于海上，也被孤悬于时间之外。电影开场是王继才在岛上的第一个夏天，遇台风来袭。那是1986年，沿海县城里的“人民武装部”带着一目了然的时代痕迹。但是在仅有一座灯塔和边防哨所的孤岛上，年代感和空间感都是匮乏的。当王继才因为恐惧而在山洞中幻觉

出现“狐仙”，边防重地仿佛是世外之地，时空感被抽离了。王继才在开山岛上的32年，是外部世界剧变的32年。电影在台词中、在画面的细节里，不动声色地截取到深入日常生活的变化。王继才的渔民朋友承包了渔船，半天的收入抵得过公职人员半个月的工资。岛上昔日驻军军官的儿子，从迷恋霍元甲的穷孩子，成为经营驾校的老板。普通人的穿着打扮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成片青蓝颜色的中山装，换成色彩五花八门的T恤和Polo衫，大棉袄换成剪裁合体的呢大衣。沿海小镇的市井陋巷，翻新成开阔敞亮的街道，私家车鱼贯而过。但是汹涌的海水隔开了日新月异变化的世界和开山岛。岛上日升月落，潮起潮落，开春桃枝发芽，入冬狂风卷雪，年复一年是这样的光景。王继才和王仕花日复一日地升旗、巡岛，穿着三十年不变的民兵迷彩服。说不清是时间遗忘了他们，还是放过了他们。电影里只有一次正面呈现王继才和岛外世界的正面交集。那是他的上司、县

城人民武装部政委临终时，他顶风冒雨进城，见了老领导和好兄弟最后一面。从医院离开后，他被猝不及防地投入滚滚红尘，车水马龙在他身边呼啸而过，他的脸上霎时流露惊惶。这是一个让人心酸的片段。这个后来被评为“时代楷模”的汉子，其实长久地被割裂于时代之外。自他血气方刚登上开山岛的那一刻，他留在岛上，而时间停滞在他身上——电影里的孩子长大了，旁的角色老去了，唯王继才数度沧桑，他猝然地死去，却没有老过。这个从惶惑和动摇走向坚定的信仰者，这个彻底的奉献者，孤独地存在于陆地之外，也在时间之外。主演刘烨为了“王继才”这个角色，付出良多，在海岛上受日晒风吹，像真正的海岛民兵那样，皮肤皴裂黝黑，满身是蚊虫咬出的坑坑洼洼，脸上身上没一处皮肤是好的。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热情，演出了一种似乎与时代脱节的傻气和耿直，把无私演出感人至深的信服力。这种信服力在于，后来人即便无法在精神层面理解这个角色，但仍然会被强烈地触动。就像张一山扮演的受过王继才救命之恩

的少年，曾在岛上短暂地陪伴过这位大哥，他很快离开，却感念至深，若干年后他在外面的世界飞黄腾达，在重访故地时说出：“我无法成为你，但我敬重你。”这也是影片整体叙事的一个重要特色——剧作、视听和表演，每个环节注重的是对这个角色外部痕迹的刻画，不贸然向人物内部刺探，不解释、不妄议主角内在的精神世界。这个孤独又执着的人，一次次在人生选择的三岔口，为什么选择坚守，而非离开？在时代的语境里，在时代的滤镜下，旁观者对此也许有各自的理解和困惑。但是，看着王继才在布满岩石的小岛上踢正步、舞国旗，敏感观众能体会到，在这些看似单纯、执拗、甚至傻气的行为背后，存在着一种精神光谱。整部影片最意味深长的段落是王继才被评为了时代楷模，成为“网红”后，人们蜂拥去探视这位“岛主”，或大或小的渡船远远环绕着孤岛，所有人向着海岛的方向敬礼致敬。这是最热闹的时刻，也是最孤独的时刻，人们朝着一座精神堡垒致敬，却没有一个人能登陆并进入这座堡垒。

7.15-7.18 上海世博展览馆 CCGEXPO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

票务总代理：票星球 首席票务支持：哔哩哔哩会员购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SMG)、上海国家动漫游戏产业孵化基地、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上海文广互动电视有限公司、上海文广互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基地(上海)、国家动漫产业联盟、上海市网络行业协会、上海市网络游戏行业协会、上海市网络视听行业协会